

申领护照:从一年五本到一年数十万本(上)◆周海民

1968年,上海只发放了5本因私普通出国护照

据当年在上海市公安局户政处通行证科工作的老同志回忆,1949年刚解放时,公民因私出国由外事部门管理。到了1958年,这项工作改由公安部门办理。当时,申请因私普通出国护照的手续比较复杂。首先,居民向户口所在地的公安分(县)局申请;然后,公安分(县)局对申请人的政治历史、社会关系、本人表现等情况,进行全面严格审查;最后,由市公安局终审,通过后下发因私普通出国护照。这种基层受理、逐级审批发证的做法,工作周期比较长,一般需要3个月左右,最长的甚至要半年以后才有结果。

翻开公安出入境档案,可以看到解放初的上海居民申请因私出国人数较少,基本上都是华侨和侨眷,海外无亲属而申领的,属于凤毛麟角。1958年到1978年的20年间,上海仅颁发5000多本因私普通出国护照。而1968年,更是少到仅颁发5本。所以在当时,要想获得一本因私普通出国护照,对大众来说很难。

1972年,周总理批准魏老师一家海外团聚

“文革”后期,我国开始与西方国家接触。1972年2月21日,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,受到毛主席、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欢迎。2月28日,中美发表上海联合公报,宣布两国关系正常化,进入新的历史时期。

改革开放之前,上海市民要申领因私普通出国护照,很难。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,国门逐渐打开,申领因私普通出国护照也由难变易,由少变多,直至现在几乎是家家有护照,



最新电子版因私护照



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护照



海外华侨出入境使用过的通行证

但是,那时的对外交流,局限于国家之间,民间交往还非常少。因私普通出国护照,对一般市民来说,仍然是个陌生名词。

1972年10月的一天,家居徐汇区、时年77岁的上海海运学院魏老师,接到在美国的儿子魏友忠的跨洋长途电话。儿子告诉父亲,自己将在11月9日,前往日本作医学报告,希望能与家人在香港会面。魏老师和儿子已有20多年没见面。他当即表示,一定会带上家人到香港团聚。魏老师的儿子在激动之余,也不忘问起家中弟弟魏友忠的情况。魏老师与妻子连夜商量后,次日早上立即向管段民警,提出一家3人出境会亲的申请。但是,魏老师一家的申请,遇到了重重困难。

在魏老师提出申请后的10天

里,一家3人的所在工作单位,先后出具了政审意见。公安派出所、区公安局、市公安局等相关部门,依据单位意见,经过层层审核,最终做出了“不批准”的决定。魏老师询问是何原因不批准他一家人出境,得到的却是些模棱两可的说法。万般无奈之下,魏老师前往北京,向公安部接待群众来访部门当面反映情况,才有可能解决这个难题。

魏老师的申诉,引起了公安部领导重视。当月27日,两位副部长联名向周总理上书书面请示报告。周总理在请示报告上批示:“照所拟办理。请告魏先生夫妇及其子魏友忠,可以来去自由,不加限制。如愿回来参观,仍可携其他子女同回,参观后再去。如愿久驻海外,悉听其便。”公安部立即向上海市革命委员

会传达周总理批示。之后,魏老师一家人因私出境海外的申请,得到了圆满解决。

周总理的这段批示,终于使魏老师一家人在海外团聚,在社会上引起极大的反响,也让申请因私出国的人员看到了希望。

1978年后,申领因私普通出国护照排起了“长龙”

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,“改革开放”像春风,吹遍祖国大地。随着民间交流增多,人们对因私普通出国护照的要求越来越多,护照的申领发放也逐年增加。

思想解放冲垮了旧的因私出入境管理体制。1983年,公安部成立

了专门的出入境管理机构。同年10月1日,上海也升格了出入境管理机构。上海市公安局外国人事务管理科与通行证管理科合并,成立了上海市公安局外国人出入境管理处。1986年2月,全国人大批准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出境入境管理法》正式公布施行,公民因私出国的权益依法受到了保护。然而,当时因私出国仍然是件不容易的事情。

1987年,在上海郊区一家卫生院工作的陈女士,申请前往美国定居和工作。她在事后回忆说,那段申请因私普通出国护照的经历,真是有点“不平凡”,可以说是到处碰壁。陈女士说,她先到居住地公安派出所,开出同意本人申请因私普通出国护照的证明,然后,凭此证明前往因私出国管理科的受理“窗口”,申请办理相关手续。陈女士说,她至今还清楚地记得,那个时候,到受理“窗口”申请因私普通出国护照的人非常多,不仅排成“长龙”等候时间很长,而且需要提供各种类型的材料,缺一不可。陈女士感慨地说,为了拿到这本因私普通出国护照,自己是本郊区到市区,来来回回地差不多跑了10多次。

进入1988年,上海出现了越来越多年轻人申请前往日本自费“就读语言”的热潮。当年1月2日上午,位于河南中路280号的因私出国管理科的受理“窗口”前,等候接待的申请队伍绵延不断,一直排到福州路,足有数百米之长。一些中介“黄牛”竟从中嗅到“商机”,混迹其间,兜售自印的“出入境政策”“出入境手续”“出入境消息”等小广告暴利。当年暑期,天气十分炎热,中午排队等候接待的申请人仍有许多。

海上芳邻

湘君



22.“洋民工”买房记

姗德拉一改平日斯文文的细嚼慢咽,把餐盘里的汤汤水水一扫而光,看得苏珊直瞪眼,骂道:“饿死鬼投胎啊?慢点吃!”姗德拉满口食物含混不清地分辨:“人家没吃早饭嘛。”苏珊又舀了一碗清汤放在她面前:“闹啥玩意儿啊?餐馆都关门了?”“那倒没有。我上午急着去见客户,误了饭点。”苏珊拍拍姗德拉的背:“吃饱了吗?没饿得五迷三道吧?下午还得陪我和弗兰克去看房啊。咱可都谈好了,就等你这位‘老法师’把关签合同了。”

说曹操,曹操到。话音刚落,弗兰克就兴冲冲地出现了。他拍拍身上的包,自豪地说:“我带了定金租了车。陪我们去签合同吧。”

姗德拉也被他的兴奋感染了,迅速挽着苏珊的胳膊坐进车里。在GPS的指引下,车子从市区的高架路转到郊区的快速路,然后离开封闭的快速路开上省道,再转村级公路,沿路是大片的油菜花田,姗德拉顺路也开始了乡村一日游。车子七转八转,最后在一个貌似小镇的边缘停下。此处一反恬静的郊外风格,旌旗飘飘,热闹非凡,“离尘不离城”“城市副中心”“地铁N号线即将开通”“城市后花园”“打造宜居生活样板”……让人眼花缭乱的广告横幅一直拉到了几里地外。

看着窗外参差不齐的自建民居和零星来往的商贩,姗德拉相当怀疑他们来错了地方。“漂亮吗?苏珊找到的。”弗兰克时刻不忘太太的丰功伟绩。

姗德拉想起苏珊的确在公司储存的一堆楼盘广告里翻检,那是销售员从四处收集来的资料。当时苏珊边翻看边叹气:“在美国买栋独立屋的钱,在上海市区只能买个厕所。”姗德拉也陪着叹气,她自己蜗居在石库门的亭子间里,不知何时才能买套像样的房子。

诚如弗兰克所言,这里的风光确实诱人。周遭有着大片的油菜花田,灿烂的黄色间又有几棵粉红的桃花点缀,小区容积率不高,崭新的公寓楼建成青砖黛瓦的江南民居式样,

绿树围绕,鸟语花香。在颇有几分乡土气息的售楼小姐引领下,弗兰克再次检阅了自己看中的单元:“这是苏珊和我的卧室,这里做个书房,这里可以留给苏珊的妈妈,等我们装修好了,就可以邀请她来上海小住……”

姗德拉对这些一点都不关心,那是苏珊需要考虑的范畴,她只关心合同。

售楼小姐早已等得心焦,忙不迭地带他们去售楼处签合同。售楼处里人不多,与外面的繁荣景象形成鲜明对比。弗兰克与苏珊人手一份合同在读,姗德拉在售楼处闲逛,墙上的《营业执照》《销售许可证》《销控表》一张张看过来……忽然一眼瞥见旁边的一纸说明,心里一惊,连忙过去悄悄拉住苏珊,对售楼小姐说:“我们还需要商量一下。”

售楼小姐不乐意了:“你们已经来看过好几次了,合同都帮你们做好了呀!”苏珊心知有异,拉开嗓门道:“嘿,着什么急啊?怎么也不缺这几分钟呀!”拉着姗德拉就往外走。弗兰克知机地出声“谢谢”,放下合同跟了出来。

三人坐进车里,那两人静等姗德拉说明。“我刚才看到墙上一张土地权属说明。中国的土地只有两种形式:一是国家所有,绝大多数商品房都是如此;另一种是农民集体所有,这种土地上的房子,原则上只能卖给农民。你们看中的房子属于后者,就算卖了,权益也不受法律保护。”姗德拉严肃地提醒道。

苏珊恍然大悟,一拍脑袋:“哎呀妈呀,瞧我这榆木脑袋,怎么忘了检查这个呢?”

过了没几天,弗兰克又揣着钱来找姗德拉了。这次他们学乖了,只在市区里打转。

看中的是一套二手的小两室,房主常年旅居国外,委托国内的弟弟出售房屋。姗德拉认真地检查了《产权证》《委托书》和身份证明,都没有问题,中介公司递上早已准备好的合同,姗德拉发现问题来了:根据产证上注明的时间,这套房属于两年内转让,按规定要缴纳5%的增值税,合同中却没有相关约定。这笔费用若是转交给卖方,意味着变相涨价;若是由买方承担,又相当于降价出售,代理人无权决定。最后,卖方表示需要与美国的姐姐电话联系后再做确认。彼时房价不太稳定,又有些其他的客人和其他中介公司在当中搅和。一去一来,这单生意就黄了。苏珊和弗兰克只好再次踏上看房的征途。

6.背水结缘,初识娜红

天色逐渐亮了起来,蛮丙大寨的人们从沉睡中醒来,春米声、狗吠声、人喊牛鸣声,此起彼伏,寨门也打开了;赶着牛群去山野间放牧的人,上山去挖地、砍柴、割草、捡拾野菜的人,都扛着锄头、提着砍刀、镰刀陆续出来了。金文才他们夜里轮换着放哨,本来就睡得不安稳,也被惊醒了。冬天的大山里,晨雾浓重,火塘里的火早就熄灭了,只是灰里有些余烬,小康加上干燥的细柴,用竹筒吹燃了火;竹楼里有热了气,那冰冷的晨雾才不再拥人。他们准备先烧水喝,小康扛起一个竹筒去找水。在这人地生疏、险情四伏的地方,他外出时也没有忘记带上枪。

横断山系的低山,水源充足,蛮丙部落饮用的山泉水出自寨子后边的原始森林。佤族人把粗大的竹子砍来一劈两半,再一节一节衔接起来,架成长长的引水槽,顺着山势往下延伸,淌进寨子内外的各个地方,供人们饮用。寨门外就有一处接水点,这时已经有不少妇女扛着大竹筒在那里接水。这也是她们早晨的聚会。

她们正一边接水,一边有说有笑时,突然见浓雾里闪出一个带着枪、扛着大竹筒的陌生汉人,很是诧异,有的人还发出了尖锐的喊声。这反而把小康惊着了,他不知道该怎么解释,只能连连挥手,叫她们不要怕。恰好岩浆和山药从寨子里出来,他们一边和小康打招呼,同时告诉那些妇女:“这是岩松昨晚引来的客人,不要怕。”

这下子,女人们不再乱叫乱跑,反而一窝蜂地围了上来,仔细打量小康。小康才19岁,眉清目秀。一个姑娘小声说道:“哪里来的这么好看的一个伙子呵?”另一个中年妇女笑着打趣:“好看吗?”“好看!”这中年妇女又笑着说:“娜红,不要打水了。把他扛回去吧!”

娜红却甜甜地笑了,低声说:“怕他不愿意。”周围的妇女顿时哄然大笑。小康虽然没有听明白她们那充满戏弄的话语,但是从她们的笑声和表情中,也猜出她们是在拿他开玩笑。他对岩浆说:“你叫她们让开一下好吗?我要接水。”岩浆就大声朝妇女们喊着:“让开,让开。人家解放军要接水!”

这些妇女难得有轻松的时候,这会儿正在兴头上,哪里肯让开,有人嘻笑着说:“让娜红帮他接水。”娜红不是那种忸怩的女子,爽快地抢过小康的竹筒就去接水,又有人大喊:“让娜红帮他扛回去!”又引得妇女们大笑。

小康被弄得手足无措,红着脸问岩浆和山药:“怎么啦?怎么啦?”

岩浆和山药当然明白这些妇女是在逗弄小康,却不愿说出原委,只是笑着说:“她们说,你背着枪不好扛水筒,让娜红帮你扛。”小康信以为真,忙说:“这怎么可以?不行不行!”

岩浆说:“在我们佤山,背水的事都是妇女做。”小康说:“我们是人民解放军,对妇女一向尊重,可不敢劳动她们。”当娜红把竹筒灌满了水,扛到小康面前时,他立正行了一个军礼,说了声:“谢谢小妹!”

娜红没有见过行军礼的人,反而愣住了。岩浆笑着向她解释:“娜红,他向你行礼呢!对你可好呵!”佤族男子很少向妇女行大礼,这把那些妇女都惊呆了,这个年轻的解放军好有礼貌呵!

小康就趁这个机会从娜红那里一把抢回了满盛水的竹筒,扛在肩上就跑。

妇女们又起哄地又笑又叫:“娜红,帮人帮到底嘛!还不快去抢回来!”娜红也就在后边追着,还大喊:“放下!放下!让我帮你扛嘛!”几个爱凑热闹的年轻女子又笑又跑地跟在后边。就这样一前一后跑到了竹楼下。

竹楼内的金文才听见外面闹哄哄的,不知发生了什么事,忙走出来看。只见小康扛着竹筒跑在前边,后边还有一群妇女又笑又喊地尾随,以为小康闯了祸,气得大喝一声:“康小羊,你干什么?”

小康被震得站住了,神情紧张地说:“我,我什么也没干,是她要帮我打水……”

跟着过来的岩浆和山药忙告诉金文才,是热心的娜红要帮背水,小康不同意,从而有了这场追赶。还没有进入蛮丙部落,就有这么热心的佤族姑娘主动接近,这可是好事。擅于做群众工作的金文才很明白,初来蛮丙部落要抓住机会接近群众,就客气地邀请那些妇女进竹楼坐坐,还送了娜红一面小镜子。

窝朗牛

彭荆风

